

愛爾蘭的國家認同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愛爾蘭人給予外界多重的印象，從啤酒、音樂、舞蹈、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聖派屈克節全綠色的裝飾、到近年來經濟高度成長得來的美譽。愛爾蘭的榮耀，從文藝復興及建國階段所著重的古老與悠久的文化傳統，轉向更帶有現代感的特質。

英國的殖民政策是導引愛爾蘭的獨立的重要因素，愛爾蘭可說是 20 世紀反殖民運動的先驅。而愛爾蘭人形塑民族主義的動能不在語言上，而是以文學爲主的文藝復興運動爲動力。但在建國後，愛爾蘭的國家建構的主要內涵則轉而以宗教爲主體。

歐盟提供愛爾蘭在經濟上突飛猛進的機會，也提供愛爾蘭認同的新選擇，或是擺脫英國強大陰影的機會。但是加入歐盟整合的代價是愛爾蘭必須更開放，包括政治上外來的干預以及人口上的移動。天主教的立國基礎勢必遭到挑戰，人口量變與質變的問題也非常棘手。經濟上的耀眼亮麗表現並不是解決所問問題的萬靈丹，宗教上的開放、與歐洲的關係、北愛爾蘭的議題、以及逐漸增加的外來移民都是愛爾蘭未來國家發展的重要挑戰。

關鍵字：反殖民運動、民族形塑、愛爾蘭文藝復興、歐盟、北愛爾蘭

壹、前言

被壓制了七、八百年的民族，爲什麼還一直想要追求獨立？爲什麼經過了七、八百年的壓迫之後，還要掙扎、反抗，最後終於獲得獨立？民族情感、民族意識是無法單純以政治和經濟因素解釋的。

吳潛誠（1999：36）

什麼是愛爾蘭？令人想到健力士黑麥啤酒（Guinness）、帶有獨特風格的愛爾蘭音樂、流行音樂界的 U2 與 Enya、風靡全球的大河火焰之舞（Riverdance）、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王爾德（Oscar Wilde）、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貝克特（Samuel Beckett）、希尼（Seamus Heaney），以及相當爭議的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另一方面，在 1980 年代之前，英國人眼中的愛爾蘭人卻是負面形象居多，例如酗酒、魯莽、教養差、無知、麻煩製造者（Gavin, 2001）。

愛爾蘭因爲雨水豐沛，整個島四處都是綠草如茵，因此被稱爲「翡翠島」，綠色也成爲愛爾蘭民族的代表顏色（吳潛誠，1999）。每年 3 月 17 日的聖派屈克節（St. Patrick's Day）是愛爾蘭人的重要節慶，全世界的愛爾蘭人身穿綠色服裝，甚至將河流染成綠色（BBC, 1998）。

常有人將愛爾蘭與台灣比較一番，同樣曾經遭受殖民統治、同樣有內部的族群問題、同樣在 20 世紀後期締造經濟奇蹟、同樣面對一個在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息息相關的鄰近且巨大的國家（蔡育岱，2002；吳祥輝，2007；張亞中，2008）。也有人以愛爾蘭文藝復興促進獨立建國的例子，比較台灣的文化界的作爲（吳潛誠，1999；蕭阿勤，1999）。

國家認同涉及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以及對國家的主觀與客觀的期望，我們是誰？誰是我們？誰是他們？這常是 self 與 other 的釐清問題。當然認同是人類的天性，同時認同也可以是最惱人的問題。因爲認同是人類在群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感覺，每個人都不願被遺漏，也不願被孤立，更重要的是歸屬感的滿足較容易帶來安全感。認同也是自我認識的一

個重要過程，透過認同在同一群體開啓和強化對「我」的認知，同時也透過認同在不同群體中定位出「我們」與「他們」。因此，人類有了性別、宗教、社會生物、種族、階級、民族、和文化等認同，這些認同深深地影響每個人的行動，也是認同力量的重要來源。

國家認同背後一股重要的推力就是民族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相當多，Ernest Gellner (1983) 主張民族與政治應相結合，即所謂的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合一。而 Benedict Anderson (1983) 則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E. J. Hobsbawn (1990) 雖然同意 Gellner 的民族與國家相互產生，但是他認為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因此民族不單是血緣團體的地域性結合，它是意涵著現代公民概念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都是工業化社會，都是由共同的教育所培養的公民所組成。公民資格的獲得便是國家認同的養成過程。所以如果開放民族教育可能減弱整體的國家認同，特別是特定的民族教育如果對主流文化採取不友善，甚至是敵對的態度。Anthony Smith (1991) 則反對民族是被想像或塑造出來的，民族是具備族群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族群名稱、共同祖先、共享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因此民族的形成不全然只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愛爾蘭在獨立建國前民族塑造的因素為何？建國後是否有所不同？現今其國家認同面臨的問題為何？因此，本文將先回顧愛爾蘭與英國數世紀的互動歷史，再分別以語言、反殖民、與宗教的面向檢視愛爾蘭人認同的基礎，也將檢視北愛爾蘭的認同問題及其對愛爾蘭國家發展之影響，在提出結論之前，歐盟的因素也將是討論愛爾蘭人認同的可能面向之一。反思台灣的情形不是本文的重點，但是有感於台灣政局的詭譎發展，仍難以完全毫無反應，特別是在新政府上台後台灣的認同發展上的觀察，請容許在此略微抒發。

貳、數世紀的恩怨

1167年諾曼人在征服英格蘭之後，也入侵愛爾蘭。雖然臣服於英王之下，但愛爾蘭人基本上仍享有相當的自主地位，文化上可以保有 Gaelic 語言和文字，政治上地方政府和議會享有相當權力。愛爾蘭的認同因此而得以保存。但是在17世紀新教徒革命後，英國的革命領袖由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爲了報復愛爾蘭支持舊教，決定親征愛爾蘭，並開始摧毀愛爾蘭的天主教社會和文化。1695年倫敦議會通過歷史上著名的『愛爾蘭刑法法典』（*Penal Law, 1695*），明文規定不准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擁有任何的土地，同時禁止愛爾蘭天主教徒簽訂任何土地31年以上的租佃權。『刑事法』同時廢除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諸多權利，包括不得在英國陸軍和海軍擔任軍官、出任政府公職、投票、擔任律師、上學、當學徒、擁有兵器、和宗教崇拜。天主教教會成爲非法組織，蓋爾族 Gaelic 的語言被禁，對外貿易被禁。

在天主教徒遭到壓抑與歧視的同時，來自英國的新教徒也大量地移入愛爾蘭，族群的界線於是形成，天主教徒淪爲遭到壓榨的下層階級，新教徒成了上層的統治階層。英裔作家 *Jonathan Swift* 以大量著作爲愛爾蘭人發聲，控訴英國的不公不義的統治手段。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因爲英國的高壓統治而產生，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同時受到法國的武力騷擾，愛爾蘭民族主義志願軍以爭取自治權利及廢除對天主教徒不平等待遇爲條件同意出兵抵抗法國的入侵，當時的英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答應愛爾蘭民族主義志願軍的要求，讓愛爾蘭享有短暫的平等發展機會。當法國大革命發生後，英國政府擔心革命的浪潮會出現，決定再對愛爾蘭採取高壓政策，此舉逼使愛爾蘭人在1798年組織起義，反抗英國統治，結果遭到英國派重兵鎮壓，愛爾蘭人死傷慘重。1800年，英國更通過『合併法案』（*British Act of Union*），把愛爾蘭歸納爲聯合王國的部份，取消於都柏林已經具有五百年歷史的愛爾蘭議會，所有關於愛爾蘭的法令都由倫敦的國會制定，雖然愛爾蘭有一百名議員名額，但都是由非天主教徒出任代表。

愛爾蘭兩大族群的差異不只在宗教上，經濟發展也有明顯不同，北方新教徒區在英國的挹注下發展工業化，而其他天主教徒區只能發展獲利低的農業。連帶地在政治上，北方全力維護與英國的密切結合，而自治、分離甚至是獨立的主張則在天主教徒區醞釀。

奧康尼 (Daniel O'Connell) 在 1820 年代領導愛爾蘭人爭取自治權力，直至 1829 年才爭取到天主教徒的『土地改革法案』(*Encumbered Estates Act*)，取消愛爾蘭原有的封建地主與農奴的關係。奧康尼進而領導爭取廢除英國的『合併法案』，要求愛爾蘭的自治權。

參、1845 年大飢荒

馬鈴薯是多數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愛爾蘭馬鈴薯大飢荒始於 1845 年，在其後六年，超過一百萬人死於飢餓，另外有一百多萬人遠避海外。這是愛爾蘭人口流失最快速的年代，也是愛爾蘭人大量海外移民的開始¹。在處理飢荒問題時，英國政府沒有向愛爾蘭提供大量食物援助，認為這樣會令到英格蘭地主和私營企業會因為食物價格上下不定而受損，另外也擔心愛爾蘭人會將英國的經濟援助用於購買武器進行對抗。更令愛爾蘭人無法接受的是，英國商人和地主們仍繼續將愛爾蘭生產的其他穀物外銷牟利 (The History Place, 2000)。

一首描寫大飢荒時慘況的愛爾蘭民謠寫道：

……什麼都不重要了，瑪莉，當你自由自在。

對抗著飢荒與王權

我反抗，他們將我囚禁起來

現在你得帶著尊嚴扶養我們的孩子…… (Pete St. John, 1979)

¹ 1841 年英國人口調查顯示，愛爾蘭人口 820 萬，而且快速增加。1845 至 1849 年大飢荒，有 50 至 150 萬人喪生；100 萬人移民國外，主要前往英、美。1851 年人口剩下 650 萬。到了 1911 年，人口降至 440 萬，比大飢荒前少了將近一半，國內人口比移民英、美、澳洲的人數還少 (《聯合晚報》，2008)。

法國社會學家 Gustave de Beaumont 在訪問愛爾蘭之後也描寫所見的慘狀，在他所到之處都是乞丐，「任何國家都會有乞丐，但只有愛爾蘭全國都是乞丐」（de Beaumont, 2006）。他強烈抨擊英國政府的作為，竟然以高壓手段對待愛爾蘭人，他極度同情愛爾蘭人的艱難處境。他同時不解為何他的朋友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國看到民主的希望，他卻在愛爾蘭看到如此令人沮喪的情況。

英國強力建立與愛爾蘭單一政治體制的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愛爾蘭的民族塑造（nation building）卻是失敗的（Coakley, 2004）。愛爾蘭人不但抗拒英國的統治，也拒絕在認同上與英國妥協。可能是有感於愛爾蘭人的不滿，英國自由黨的首相格列斯敦（William Gladstone）上台後，在外交上採取「自由派的帝國主義」（王世宗，2003），同時採用較懷柔的策略對待愛爾蘭，在個人情感上他同情愛爾蘭人的處境，他在 1869 年強力主導英國國會廢除英國國教在愛爾蘭的官方宗教地位，之後與愛爾蘭的國會議員帕爾尼（Charles Stewart Parnell）合作在 1870、1881 年通過『土地法案』，為愛爾蘭人爭取經濟上的平等。他進一步在 1880 年代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成功地將愛爾蘭轉為英國的重要政治議題（張惠君，2003）。

肆、民族主義的內涵——語言、殖民、宗教

語言原是溝通人類意志的工具，但語言議題之重要性卻遠超過溝通層次，如果認為「語言只不過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而忽視語言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功能，及其在權力、資源、以及認同的影響力，就很容易在語言上衍伸出許多問題（施正鋒，2004）。

語言是民族的標幟，民族的地盤和語言的地盤重疊，語言的權利和民族的利益競合。語言接觸難免發生語言競爭、甚或戰爭，因此在一個多語國家，往往會發生語言問題。

在政治學者 Margaret Moore (2003) 的分類中，愛爾蘭的族群衝突與加拿大魁北克或是比利時佛拉芒人 (Fleming) 與瓦龍人 (Walloon) 的問題不同，後兩者語言都是重要的歧異點所在²，但是愛爾蘭的族群問題並非根基於語言的不同。

語言似乎不是愛爾蘭族群的主要界線，英語在 1800 年之前就已經成了愛爾蘭地區在行政、商業、教育、以及文學界的主要語言。蓋爾語在 1831 年因為國民教育使用英語的開始而更加式微，加上 1845 年的大飢荒折損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死亡以及移民海外的愛爾蘭人，蓋爾語也在這個衝擊下大量流失。1845 年時，使用蓋爾語的人口大約佔 40%，大飢荒後到 1851 年時降低至 25%，到了 1911 年時剩下 12% (Hepburn, 2001: 202)。

即使連奧康尼都鼓勵鄉下的愛爾蘭人學習使用英語以提升生存機會，天主教會也未積極地提倡或是保護蓋爾語。葉慈曾說「蓋爾語是我的民族語言，但卻不是我的母語」、「難道我們不能建立一個民族傳統，語言上用英文，但精神上卻仍是愛爾蘭嗎？」(轉引自吳潛誠，1999：45-46)，甚至有人主張「英語屬於我們，我們不屬於英語」(吳潛誠，1999：20)。

在大飢荒後，雖然愛爾蘭人對英國的怨恨加深，但是在政治動員上建構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停滯數十年，政治上的議題大都圍繞著地方的事務。直到 1870 年代後期自治運動 (Home Rule movement) 開始後，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才又重新找到動力。1875 年代表愛爾蘭的帕爾尼進入英國下議院，積極地在國會爭取愛爾蘭的平等與自治地位。他提議都柏林應該有獨立的政府和議會處理愛爾蘭事務，然而英國政府仍可掌管外交與貿易。此外，帕爾尼希望將農民與政治人物關心的議題併入到『自治法案』(Home Rule Act) 裡，在 1879 年順利地成立了「國家土地同盟」(National Land League)。在自由黨首相格列斯敦的協助下，『自治法案』在 1886 年正式被排入討論議程，但卻因為帕爾尼的個人醜聞卻影響了『自治法案』的成

² 關於魁北克與比利時之族群問題可參閱紀舜傑 (2004；2008)。

敗，另一方面卻激發了反對愛爾蘭自治的厄爾斯特擁護英國王室派（Ulster Unionists）議員的危機意識。

雖然先前提到語言並非愛爾蘭民族主義的主要動員因素，但是愛爾蘭文化人士點燃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卻是非常重要的動力與精神支柱（吳潛誠，1999）。愛爾蘭的作家們，一方面憤恨不平愛爾蘭的落後，對象徵進步發展的英國文明及所代表的現代性，掉入接受學習或是排斥的矛盾情緒，但是另一方面又積極從蓋爾文化中找尋光榮的歷史與共同想像的來源。這種矛盾與 19 世紀後半期的印度所經歷的非常類似，民族國家的概念在傳入印度知識界後，印度的知識份子景仰這個西方已經努力實踐的國家概念，他們認為印度沒有這樣的思維和討論是印度落後西方文明的現象與原因之一（Nandy, 2004）。印度在 19 世紀後半期所推動的只是反殖民運動，而不是獨立運動，有論者認為愛爾蘭和印度在這方面是類似的（Guha, 1997）。

這種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較具有排他性，企圖排除英國與厄爾斯特擁護英國王室派。此論述依據四種民族的原則：民族是古老的、民族的組成是單一族裔、民族與他族有非常清楚的界線、每一個民族都該有一個獨特的政治體來滿足其需求。幾位重要的領導人物戴瓦勒拉（Eamon de Valera）、葉慈、和海德（Douglas Hyde）都認為愛爾蘭民族是古老悠久的民族，葉慈認為愛爾蘭民族在 10 世紀時即存在，海德認為更早在 7 世紀時就有愛爾蘭民族，戴瓦勒拉更主張愛爾蘭族比歐洲任何民族都古老，在歷史的初期即存在。而且這個單一的族裔擁有非常清楚的地理界線，海洋就是上帝為愛爾蘭人所建構的天然界線，在這個島上的都是愛爾蘭人。至於這個獨特民族所有的獨特的政治體，其獨特性主要表現在與英國的不同，因此必須對抗英國的殖民主義。Kornprobst（2005）認為這種反殖民民族主義是愛爾蘭爭取獨立非常重要的想像根源所在。

愛爾蘭後來的認同形塑就轉向以宗教為主軸，天主教被視為是愛爾蘭建國的核心與來源（Boyce, 1995: 259）。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居住地界線

分明（圖 1），20 世紀初期，英國與愛爾蘭雙方嘗試尋求和平解決紛爭失敗，主要是因為在厄爾斯特的新教徒們，他們挾著人口數及社經地位上的優勢，堅持愛爾蘭除了與英國結合外不應有其他選擇。這種不妥協的態度，點燃愛爾蘭人以武力來達成目的的熱火，1916 年復活節（Easter Rising）的武力抗爭便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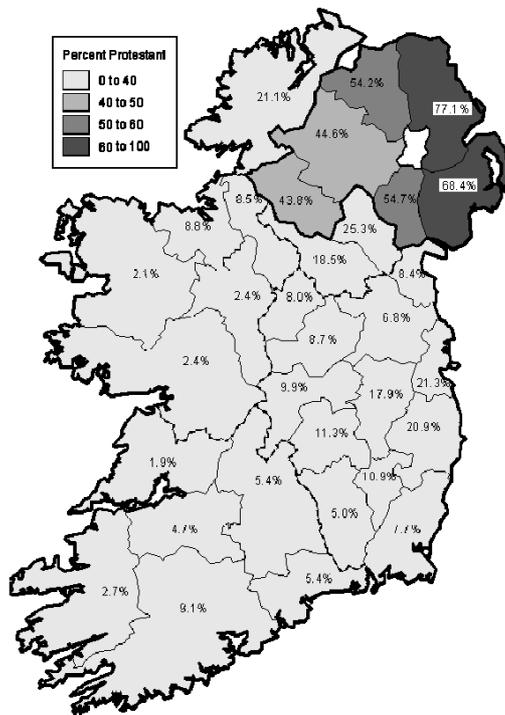


圖 1：1911 年愛爾蘭各郡新教徒之人口比例圖³

建國後的『憲法』也是獨尊天主教，1937 年的『憲法』在戴瓦勒拉的主導下充滿天主教色彩，這使得身為新教徒的葉慈頗為失望（Kornprobst, 2005）。這種以宗教為認同主要基礎的發展與印度獨立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獨霸相似⁴。

³ 資料來源：Coakley（2004）。

⁴ 獨立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觀點非常排他與狹隘。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印度的土地是

伍、北愛爾蘭的難題

愛爾蘭文藝復興大將葉慈曾表達對愛爾蘭獨立後諸多的不滿，政治上的鬥爭令人民失望，知識份子也覺得掌權者似乎不知如何主掌國政，帶頭革命的民族主義者都宣傳獨立後愛爾蘭的經濟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可以更加地繁榮，但是事實上還是需要以農產品出口去獲取許多生活必需品，特別是工業產品。加上北愛爾蘭的紛爭，讓許多愛爾蘭人覺得獨立未完成或是不完整（Boyce, 1995）。

1921年在英國以武力的威迫下，愛爾蘭接受『英愛條約』（*Anglo-Irish Treaty*），以都柏林為首都，建立「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但仍維持留在在大英國協的體制內。但是愛爾蘭內部較激進的人士一直以此為恨事，為此愛爾蘭爆發內戰，後來雖然在1949年脫離大英國協，建立「愛爾蘭共和國」，但是北愛爾蘭仍是未完成的一頁。

北愛爾蘭歷經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與無數的武力抗爭，從1970年代與1980年代這近乎二十年間，愛爾蘭本身也由於政治對立、經濟及社會問題嚴重，選舉頻繁（甚至一年三次），政府變動率高，首長經常變動，政策大都無法貫徹執行，致使經濟嚴重衰退。愛爾蘭各界已經開始呼籲必須有所改變，愛爾蘭才能有發展的前程。1985年11月，愛爾蘭和英國政府就北愛爾蘭問題達成協議，組成兩國政府間部長會議，英國政府同意愛爾蘭政府有權就北愛事務提出看法和建議。

1998年4月10日簽訂『受難日協定』（*Good Friday Agreement*）是由北愛爾蘭新教徒與天主教陣營的兩位領袖，社會民主勞工黨（*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的John Humes及新芬黨（*Sinn Fein*）的Gerry Adams所主導。根據該協定，北愛爾蘭繼續留在英國，但將與愛爾蘭建立更加緊密的

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國家是印度教的國家。按照這種邏輯，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屬於這個國家，因為他們在心理上不忠誠於印度（紀舜傑，2006）。

關係，北愛將成立新議會和負責協調同愛爾蘭關係的「南北委員會」。同時，英國和愛爾蘭都將修改憲法等。

協定能達成的主要原因可歸結如下 (Dunn, 2004: 135)：

1. 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已經開始體認暴力並非有效的手段。
2. 負責國家安全的軍警亦瞭解他們無法贏得這場游擊戰。
3. 北愛爾蘭的各個準軍事部隊的首領漸漸相信政治協商是北愛爾蘭問題的唯一解決之道。
4. 大眾已似乎逐漸體會出將英國及愛爾蘭共和國的利益納入考慮的重要性。

從北愛爾蘭的統計調查中我們發現⁵。英國人的認同穩定地居於多數，從 1989 年的 44%、1994 年 46%、1998 年 51%、2000 年 49%、到 2007 年的 39%。愛爾蘭人的認同是次多的選擇，從 1989 年 25%、1994 年 25%、1998 年 25%、2000 年 22%、到 2007 年的 28%。第三名的認同選項則是北愛爾蘭人，略少於愛爾蘭人的認同，但穩定地維持在 20% 至 25% 之間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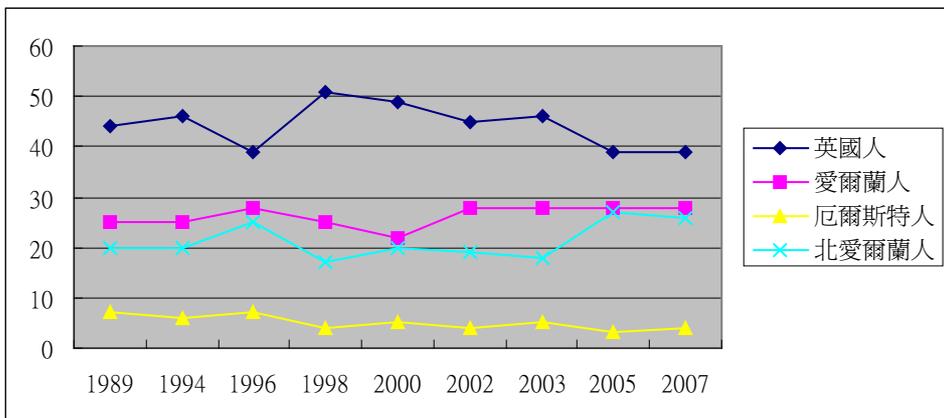


圖 2：北愛爾蘭居民自我認同比較 (百分比)

⁵ 以下圖表皆由作者整理，資料來源為：Surveys Online. 2008.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extracts from surveys over time- 1989 to 2007” (http://www.ark.ac.uk/sol/surveys/community_relations/time_series/) (2008/9/28)。

如果我們以宗教背景檢驗，則會發現壁壘分明的認同。新教徒認同為英國人的比例皆超過六成，只有 1996 年曾經低於六成（59%），另一方面只有約一成的天主教徒認同為英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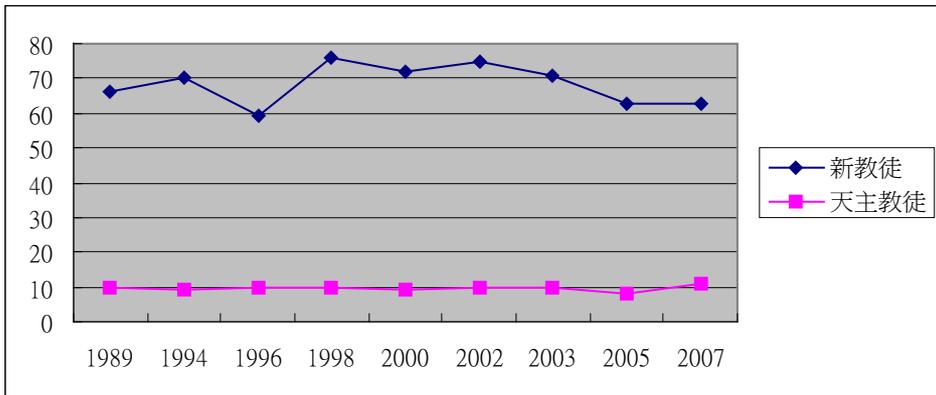


圖 3：北愛爾蘭不同宗教信仰者自我認同為英國人之比較（百分比）

在愛爾蘭人的認同上，結果也可看出非常清楚的宗教界線，天主教徒認同為愛爾蘭人的比例雖比新教徒對英國人的認同比例低，但是也都維持在穩定 55%至 65%之間（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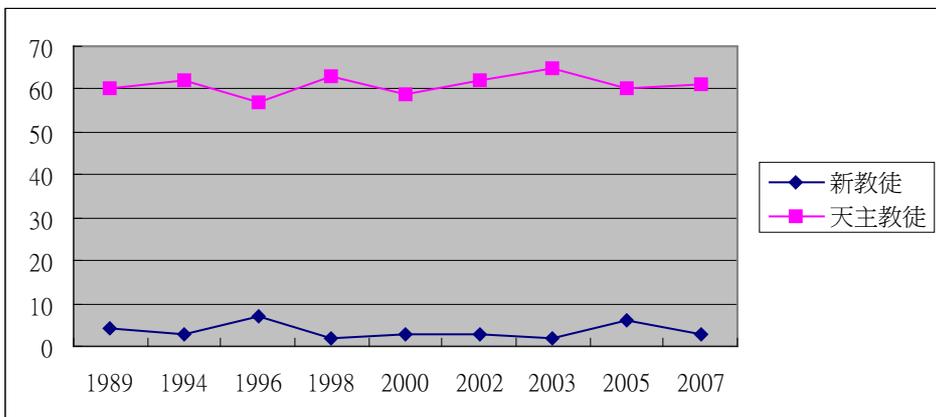


圖 4：北愛爾蘭不同宗教自我認同為愛爾蘭人之比較（百分比）

在厄爾斯特人的認同上，天主教徒較多人多於新教徒，但都未超過一成（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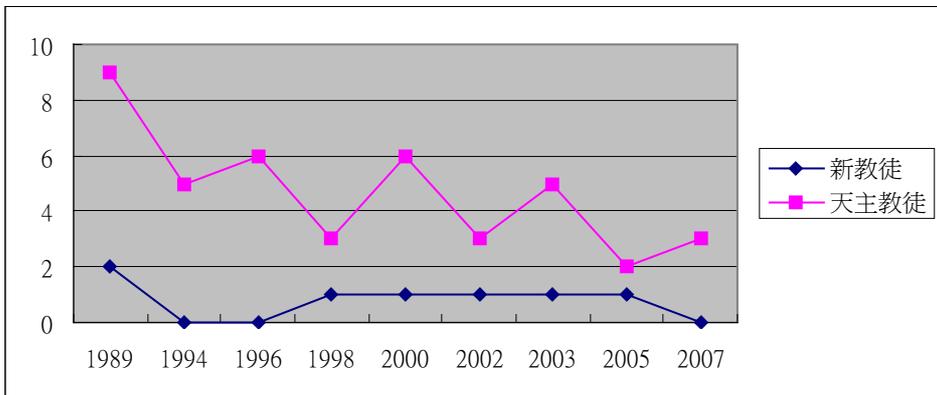


圖 5：北愛爾蘭不同宗教自我認同為厄爾斯特人之比較（百分比）

值得注意的是，認同為北愛爾蘭人的比例雖然一向由天主教徒居多，但是在 2007 年，卻有 26% 的新教徒認同北愛爾蘭人，首度超越天主教徒對北愛爾蘭人的認同比例（23%）（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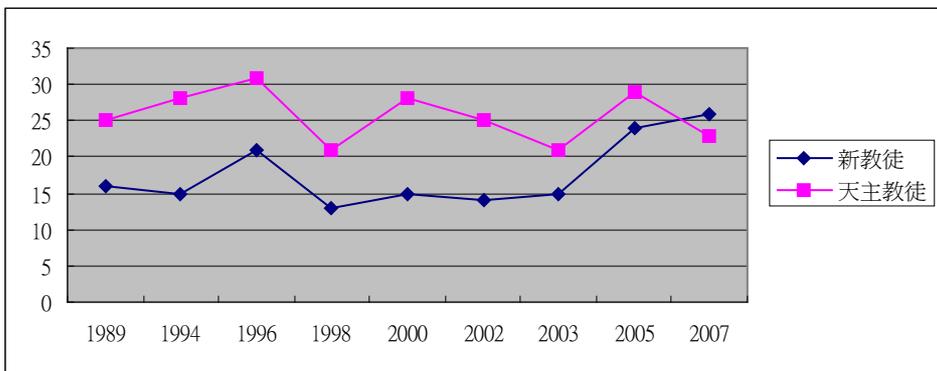


圖 6：北愛爾蘭不同宗教自我認同為北愛爾蘭人之比較（百分比）

在國家定位上的選擇，維持為英國國土的比例占穩定地多數，維持在 55% 至 69% 之間。而選擇南、北愛爾蘭統一的比例則未超過三成，大都維持在二成五左右（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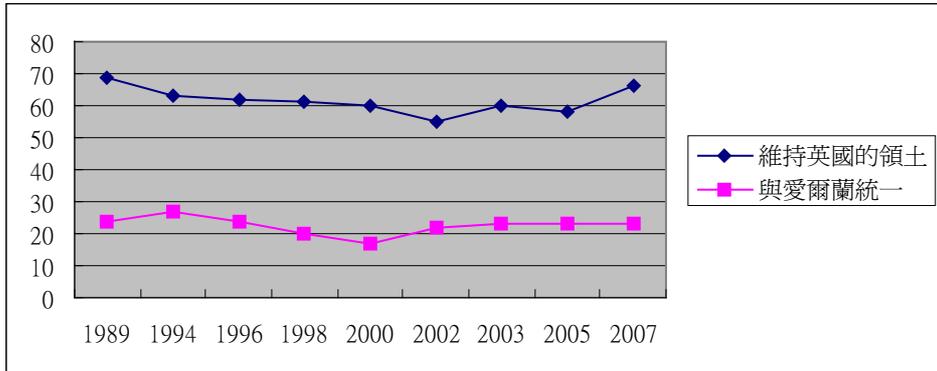


圖 7：北愛爾蘭居民國家定位選擇比較（百分比）

陸、歐盟與美國的因素

愛爾蘭於 1973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開始進入歐洲的整合體系內，首先的獲利顯現在經濟上的發展，在歐盟提供外援的資助下，愛爾蘭發展基礎建設，並開始從農業國轉型成工業國家。

但是除了經濟上的提升外，加入歐洲共同體和歐盟對愛爾蘭是有實質上深遠的益處，它提供愛爾蘭這個年輕的國家一個友善的外在環境，藉由與歐洲各國的相互依賴來建立自身更穩固的獨立地位（Laffan, 1999）。除了經濟的提升，因為加入歐盟，愛爾蘭取消了對同性戀、女性在職場等的歧視。

在認同的議題上，舊式的民族主義都是來自民族國家內部的族群衝突而點燃，新的民族主義是在全球化底下不同的動員方式而成，超越國家疆界的想像提供不同的認同方向，歐盟的運作提供愛爾蘭新的認同可能（Delanty, 1997）。關於愛爾蘭的新認同，後民族主義論者建議用歐洲的觀點來看待愛爾蘭的問題，愛爾蘭的歷史自古就與歐洲有相當的關連（Kearney, 1997）。

然而進入歐盟體系中，除了享受上述好處外，愛爾蘭也得面對相對的

干預與義務等問題，就像在北愛爾蘭的『和平方案』中，歐盟與美國出面使得英國與愛爾蘭接受讓北愛爾蘭公投內部的政治安排、權力分享、以及與英國、愛爾蘭的關係（施正鋒，2008）。另外，根據『歐盟憲法』，成員國內部人員可在成員國內自由來往、居住、工作。近年來，愛爾蘭因為在經濟上的亮眼表現，吸引了大批其他歐盟成員國的移民及移工，這些外來人口主要是以波蘭、捷克等新入盟國家人員為主。

愛爾蘭在 10 年前幾乎沒有外來移民，如今已增加到人口的 12% 到 15 %。愛爾蘭移民的最大來源是 2004 年加入歐盟的 10 個新成員國，來自東歐的移民使愛爾蘭的外國移民人數由 2004 年的 5 萬 8,000 人倍增至 2007 年的 11 萬人，其中波蘭人已成最大的移民族群（《聯合晚報》，2008）。

外來移民的權利義務牽動愛爾蘭公民權的問題。根據愛爾蘭的國籍法原先為屬地主義，即凡是在愛爾蘭出生者（包括在愛爾蘭的陸地、領海、航空器及船隻），均具有愛國籍。但是這項規定在 2005 年進行了修正，非愛爾蘭籍人在愛爾蘭出生的子女，須經司法部審核後才具有愛爾蘭國籍。

反移民的論調，認為愛爾蘭不能輕易地給予未來移民公民身份（Myers, 2007），未來的公民權界定也將是愛爾蘭國家認同的挑戰。此外，2008 年 6 月，愛爾蘭公投否決歐盟新憲法『里斯本條約』，此條約是要取代 2005 年遭荷蘭與法國選民否決的歐盟新憲章，此一舉動是否對公民權的修正是對歐盟開放的反彈？愛爾蘭人是否只願意享受加入歐盟帶來的經濟發展，而不願意承擔或接受歐盟各國人民自由來往或居住、工作的權利，是否象徵愛爾蘭與歐盟的關係是否生變值得觀察。

柒、結論

愛爾蘭近年來在經濟上的耀眼表現贏得蓋爾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美稱，也同時在諸多世界排名上佔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這一切的成就似乎已經將愛爾蘭的榮耀，從文藝復興及建國階段所著重的古老與悠久的

文化傳統，轉向更帶有現代感的特質。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愛爾蘭這十年來的亮麗表現，讓世人以更正面的眼光看待他們的文化傳統。文藝復興時代所塑造的愛爾蘭文化讓愛爾蘭建國成功，現在的愛爾蘭人用卓越的表現榮耀他們的文化。

愛爾蘭的獨立不能因為英國的關係，而被歸類成與加拿大魁北克或者是比利時佛拉芒區一般，都是在西方先進國家內部的獨立運動，它應當被視為是反殖民運動的先驅。愛爾蘭在 20 世紀初挑戰英國的帝國主義，英國的處理愛爾蘭問題能力與態度同時界定她的帝國地位，所以當時英國有不可輕忽的沉重壓力，特別是一個在地理上緊鄰的殖民地都可以造反，那遠在海外的殖民地豈非更有機會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

英國在愛爾蘭的認同及建國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但扮演認同上必須的外在（other），而且是非常有壓迫性的外在力量，激發且加速愛爾蘭認同的那個自我（self）出現。此外，也向對印度的影響一般，英國傳入的思潮與制度也是愛爾蘭民族形塑與建國的重要基礎，如何擺脫英國的羈絆或是避免掉入後殖民主義的窘境都是愛爾蘭的挑戰。北愛爾蘭的問題除了象徵愛爾蘭島並未統一外，也是愛爾蘭必須與英國交手的關鍵所在。

歐盟提供愛爾蘭在經濟上突飛猛進的機會，似乎也提供愛爾蘭認同的新選擇，或是擺脫英國強大陰影的機會。但是加入歐盟整合的代價也是顯而易見，愛爾蘭必須更開放，包括政治上外來的干預以及人口上的移動。天主教的立國基礎勢必遭到挑戰，人口量變與質變的問題也非常棘手。經濟上的耀眼亮麗表現並不是解決所問問題的萬靈丹，國家的各種問題可能因為經濟成長而不被誇大，但是他們卻不會因此而消失。宗教上的開放、與歐洲的關係、北愛爾蘭的議題、以及逐漸增加的外來移民都是愛爾蘭未來國家發展的重要挑戰。

同樣地，台灣在再次政黨輪替後，許多國家重大議題突然消失，國家認同便是其中一項。你能說國民黨執政後認同問題就解決了嗎？有人說每

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是台灣人民國家認同的一次集體意志的展現，所以代表民進黨所主張的國家認同遭到選民用選票淘汰，但是一個選項的退場並不代表這個問題本身已經獲得解決。

台灣到底是個什麼國家？爲了向中國靠攏，台灣人必須放棄這個問題？地區、諸侯？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現階段討論國家認同是違反或是傷害台灣的國家利益嗎？爲了與中國交往（交手）必須將棘手的認同問題拋一邊，到底是同中求異還是異中求同？拋棄歧見、共謀雙贏？團結或是共識總是建立在犧牲某部分人意見的基礎上，表面是求取整體的最大利益，但事實上可能只是謀得少數人的利益，對其他人或是整體而言都是傷害。一個國家的認同到底該經由論辯，尊重弱勢意見，再形成最大可能共識的認同，或是以多數優勢強制灌輸，這不是民主的無解題，但卻是很大的難題。這種難解的論辯過程不只是對不同認同的尊重，長遠來看，也是一個國家民主內涵的充實，因此，我們應該樂見國家認同的歧異被正向且公開地討論，而不是以鴛鴦心態地逃避或是掩飾。

參考書目

- Dunn, Seamus (杜子信、蔡芬芳譯)。2004。〈衝突管理：北愛爾蘭的和平過程〉收於 Herbert Denicolo 等著《族群衝突管理——以南提洛爾、巴斯克及北愛爾蘭為例》頁 127-40。台北：前衛。
- 王世宗。2003。〈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英國對埃政策，1893-94〉《台大文史哲學報》58 期，頁 297-334。
- 吳祥輝。2007。《驚嘆愛爾蘭》。台北：遠流。
- 吳潛誠。1999。《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台北：立緒文化。
- 施正鋒。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台北：翰蘆圖書。
- 施正鋒。2008。〈台灣與中國的和平〉發表於《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社、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辦「反戰與和平權論述學術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3 月 8 日 (<http://mail.tku.edu.tw/cfshih/seminar/20080308/20080308.htm>) (2008/9/28)。
- 紀舜傑。2004。〈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群與非族群因素〉收於施正鋒（編）《當代加拿大民主政治》頁 233-52。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 紀舜傑。2006。〈印度的國家認同〉收於施正鋒、謝若蘭（編）《當代印度民主政治》頁 361-77。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紀舜傑。2008。〈比利時的國家認同〉收於施正鋒、謝若蘭（編）《當代比利時民主政治》頁 309-29。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俞智敏。2008。〈愛爾蘭公投否決 歐盟新憲摔跤〉。《自由時報》。6 月 18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n/14/today-int2.htm>) (2008/9/28)。
- 張亞中。2008。《小國崛起：歷史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台北：聯經。
- 張惠君。2003。《格蘭斯頓的愛爾蘭宗教政策》。碩士論文。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 蔡育岱。2002。《帝國主義下之族群政治——以台灣與愛爾蘭為例比較》。碩士論文。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 《聯合晚報》。2008。〈移民的好 愛爾蘭看得到〉。2 月 18 日 (<http://udndata.com/ndapp/Story2007?no=1&page=1&udndbid=udnfree&SearchString=sr6lwaq6pm4gt1K6uMT1rN2xb6jsK6TptME%2BPT5OTgxMDEzK6TptME8PTIwMDgxMDEwK7P4p089wXCmWLP4fLhwnMk6bP4fMFwplix37P4fFVwYXB1cg%3D%3D&sharepage=>

- 10&select=1&kind=2&article_date=2008-02-18&news_id=4273166) (2008/9/28)。
- 蕭阿勤。1999。〈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爲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3期，頁1-51。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BC. 1998. "The Day the World Turns Green." March 14 (http://news.bbc.co.uk/1/hi/special_report/1998/03/98/stpatrick/64867.stm) (2008/9/25)
- Boyce, D. George. 1995. *Nationalism in Ireland*,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 Coakley, John. 2004. "Ethnic Conflict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Irish Experience of Part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SSIA Training Program on Ireland and Palestine, Passia, Ramallah, October 10-14 (<http://www.passia.org/seminars/2004/John-Coakley-Ireland-Seminar.htm>) (2008/9/27)
- de Beaumont, Gustave. 2006. *Ireland: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erard. 1997.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New Nationalism: European Trend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reland."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0, No. 2, pp. 127-43.
- Gavin, Bea. 2001. "A Sense of Irishness." *Psychodynamic Counselling*, Vol. 7, No. 1, pp. 83-102.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uha, Ranajit. 1997.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pburn, A. C. 2001. "Language,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eland since 1880."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 No. 2, pp. 197-220.
- History Place. 2000. "Irish Potato Famine." (<http://www.historyplace.com/worldhistory/famine/index.html>) (2008/10/5)
- Hobsbawn,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arney, Richard. 1997. *Postnationalist Ireland: Politics, Culture,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Kornprobst, Markus. 2005. "Episteme, Nation-Builder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ishnes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3, pp. 403-21.
- Laffan, Brigid. 1999.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reland," in Neil Collins, ed. *Political Issues in Ireland Today*, pp. 89-10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Margaret. 2003. "Brian Barry's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 A Liberal Nationalist Defence," in Bruce Haddock, and Peter Sutch, eds. *Multiculturalism, Identity and Rights*, pp. 158-75. New York: Routledge.
- Myers, Kevin. 2007. "If You Value Your Irish Identity then It's Time to Snub Europe." *Independent.ie*, December 19 (<http://www.independent.ie/opinion/columnists/kevin-myers/if-you-value-your-irish-identity-then-its-time-to-snub-europe-1250114.html>) (2008/10/1)
- Nandy, Ashis. 2004. *Return from Exile: Alternative Sciences,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the Savage Freu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te St. John. 1979. "Fields of Athenry." (http://www1.iwant-pop.com/a-d0012/?sn=a-d0012_20060520_01) (2008/9/28)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Iss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Ireland

Shun-jie J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wan

Abstract

Ireland has been well recognized in diversified categories, including beer, folk music, dance, Nobel Prize Laureates in Literature, the all-green St. Patrick's Day, and the recen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nomy. The element of Irish pride came from her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past to highly industrialized accomplishments these days.

The English colonizing policies on Ireland paid the foundation for Irish independence. The major essences of Irish nationalism lied on Irish culture and Irish Renaissance in Irish literature. After becoming independent,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Irish state-building turned to religion.

European Union not only provided Ireland opportun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s, also offered an attachment of identity. However, by closely interacted with EU, Ireland has to embrace values and social practices from the bigger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major issues Ireland facing in the future include how to remain open to EU with integrity intact, and the Northern Ireland unfinished issues.

Keywords: anticolonial movement, nation-formation, Irish Renaissance, European Union, Northern Ireland